

唐

撫

言

二



中華書局

唐

撫

言

二

王定保撰

7.2
1344
(2)

唐摭言卷八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慘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慘。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六人。張叅、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叅、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慘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諫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珣亦頗通矣。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旦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卽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閱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閱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壻。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翱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翱奏章。其妻尋愈。翱叩頭致謝。復謂翱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翱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卽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後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嫌。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凡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鼾。恥卽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按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卽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伋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鎮襄陽。其人復至。翱虔敬可知也。謂翱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尙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

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園果三尺矣。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艦。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颺。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卽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僱崔潛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僱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雋。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

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啟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展爲狀元。先是展與損同止逆旅。展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展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展致謝於損。展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展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實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驚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得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閹吏。吏曰。蕭尙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贊。大蒙稱賞。所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戰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爲交友。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

敏中復約敏中，待之以禮。敏中欣然曰：「昔如所教。」既而基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觀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基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信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視其色目，卽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旣而自悔之，曰：「此子旣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而遺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恩曰：「從容間及廟院，標寒賤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麗綰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泊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潮滙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洪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卽洪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洪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洪至。命飯於後閣。洪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洪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洪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洪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旣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恐爲童稚時。

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尙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勅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歎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權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弟時上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

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侁丞相魯公損之子。侁及第。翌日損登庸。王侁過堂別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嚴等。會昌四年王起奏。玉人楊知至。

利部尚書汝士之子。

源重。

故相牛僧孺之甥。

鄭朴。

河東節度使崔元式女壻。

楊嚴。

監察御史發之弟。

竇絳。

故相。

易直之子。

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

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鷺與冥鴻。不合翻翻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蹟。

礪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誠。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爲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爲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祕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宏道要樞。可謂勸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缺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明。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憂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

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撫言卷九

防愼不至

張峴妻顏。薨。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墓求宰字。峴許之。而薨久不應。樊謂誑已。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爲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汗試紙。珣以中表重地。祇薦珣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珣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而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鑪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爲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棲京師。偶與一醫工爲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卽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柔診脈。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

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路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揚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麗。問之。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爲同列譴。改授駕部

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脩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贊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趨起。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石隱微辯。隱以實對。沆又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謫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翌然頓氣而言曰。

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足不蹟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登孤上。過關譏策。塞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爲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爲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爲地。崔赦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赦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奸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襪子上着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豎。永爲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爲裘之義。視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振苗之戒。難忘。名旣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爲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爲名也。莎錦之譬。謔浪而已。

敕賜及第

章保又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鄰。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絨極衆。唯鄆州李尙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章尙書軸之辭也。於是章佐鄆幕。略曰。用敕代牒。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烟。何人折桂。沂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懷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章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秦韜玉出入大閣。門令致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閣。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鹺。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搆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密行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棧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問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

乃上表請之。文圭復擬飾非，徧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鶴鴈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旣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卽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鬢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徵待權，卽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稅，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爲設庭燎，仍爲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旣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稅小字。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稅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鏐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鏐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鏐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旣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鏐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裴。鏐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